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京本通俗小說

黎烈文標點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京本通俗小說

黎烈文標點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說小俗通本京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標點者

黎烈文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伯屏)

◆E六八九

祥

元豐類稿卷十

傳

洪範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何也。武王嘆而謂箕子。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相助協順其所居。居謂所以安者也。而我不知其常理所次序。箕子乃言。我聞在昔。鯀之治水也。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故上帝震怒。不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敗。鯀則殛死。及禹繼而起。天乃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斁。蓋水之性潤下。而其爲利害也尤甚。故鯀之治水也。陞之則失其性。而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得其性。而至於常倫所以斁。常倫之斁者。則舜稱禹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也。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爲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爲是說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玄鳥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爲不然。執小而量大。用

一而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五行五者行乎三材萬物之間也。故初一日五行。其在人爲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則身脩矣。身脩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必協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脩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爲常。而未能適變。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又用三德。三德所以適變。而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絕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未敢以自信也。必考己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證。證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爲未盡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者。皆吾所以致之。故又以此考己之得失於民也。敬本諸心。而見諸外。故五事曰敬用。用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政曰農用。農厚也。天時協則人事得。故五紀曰協用。謹其常則中不可不立也。故皇極曰建用。建立也。又者所以救其過。持其常也。故三德曰又用。明則疑釋。故稽疑曰明用。庶徵之見于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徵曰念用。福之在于民。則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極之在于民。則宜畏之。故六極曰威用。威畏也。凡此者。皆人君之道。其言不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推其爲類。則有九要。其始終則猶之一言而已也。學者知此。則可以知洪範矣。一五行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蓋爰者於也。潤下炎上者。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也。曲直從革者。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於之稼穡而不及其他者。於之稼穡亦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不及其他者。莫大乎於之稼穡也。夫潤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然水導之則行。瀦之則聚。火燃之則熾。宿之則壯。則其所化亦未嘗不因之於人也。或曲直

之。或從革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從革。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未嘗不成之於天也。所謂天不因人。人不逆天不成者也。其文所以不同者。非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學者之自得之也。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亦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言其於稼穡而已者。辭不得不然也。又言潤下。所以起鹹。炎上。所以起苦。曲直。所以起酸。從革。所以起辛。稼穡。所以起甘者。凡爲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味者。皆養人之所最大者也。非養人之所最者。則不言此。所以爲要言也。虞書禹告舜曰。政在養民。而陳養民之事。則曰。水火金木土穀惟脩。與此意同也。二五事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蓋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所以爲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內。此其所以爲次序也。五者思所以爲主於內。而用四事於外者也。至於四者。則皆自爲用而不相因。故貌不恭者。不害於言。從視不明者。不害於聽。聰非貌恭言從。然後能哲。能哲然後能謀。能謀然後能思。而至於聖也。曰。思曰睿。睿作聖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聖者。人之極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蓋思之於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人有自誠明者。不思而得。堯舜性之是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有自明誠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湯武身之是也。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然而堯舜湯武之德。及其至。皆足以動容周旋中禮。則身之者。終亦不思而得之也。堯舜性之矣。然堯之德曰。聰明文思。蓋堯之所以與人同者。法也。則性之者。亦未嘗不思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

謂盛德之至也。箕子言思所以作聖。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蓰而無算。其所言者皆法也。曰視曰明。明作哲。聽作聰。聰作謀者。視之明無所不照。所以作哲。聽之聰無所不聞。所以作謀也。人之於視聽。有能察於閭巷之間。米鹽之細。而不知蔽於堂阼之上。治亂之幾者。用其聰明於小且近。故不能無蔽於大且遠也。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前旒蔽明。黈纆塞聰。又以作聰明爲戒。夫如是者。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於小且近而已矣。所以養其聰明也。養其聰明者。故將用之於大且遠。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至戶察。而能用其聰明於大且遠者。蓋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以諸侯百官而總之。以四岳。舜於視聽。欲無蔽於諸侯百官。則詢于四岳。欲無蔽於四岳。則闢四門。欲無蔽於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夫然。故舜在士民之上。非家至戶察。而能立於無蔽之地。得其要而已矣。其曰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自任其視聽。而因人之視聽。以爲聰明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君道也。非君道。獨然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爲人者。固天道也。故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舜於聰明。下盡人。上參天。斯其所以爲舜也。舜之時。至治之極也。人豈有欺舜者哉。舜於待人。亦豈疑其欺己也。然而訪問反復。相參以考察。又推之於四面。若唯恐不能無所蔽者。蓋君天下之體。固不得不立於無蔽之地也。立於無蔽之地者。其於視聽如此。亦不用之於小且近矣。夫然。故蔽明塞聰。而天下之情。可坐而盡也。言曰。從從作父者。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則言之要爲可從而已也。言爲可從也。則其施於用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其如此。故其戒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以命龍。亦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言之不可以違如此也。貌曰恭。恭作肅者。孟子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威儀動作見於外者無不恭，則生於心者無不肅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也。故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視聽言動以禮而衛之。君子所以稱仁者，亦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貌之不可以慢如此也。存其思，養其聰明而不失之於言貌，故堯之德曰聰明文思，言貌者蓋堯之所謂文也。雖堯之聖，未有不先於謹五事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賓曰師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稱其事者，達乎下也。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稱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急於養生，莫大於事死，莫重於安土，故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孟子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之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足於養生送死之具，然後教之，教之不率，然後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此彝倫之序也。其教之也，固又有敍可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始於知至意誠心正，然後身脩，身脩然後國家天下治，以是爲大學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見於經者，莫詳於堯。蓋聰明文思，堯之得於其心者也。克明俊德，有諸心，故能求諸身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有諸身，故能求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積於其心，以至於身修，此堯之所以先覺，非求之於外也。積於其家，以至於天下治，此堯之所以覺斯民，非強之於耳目也。夫然故堯之治何爲也哉？民之從之也，豈識其所以從之者哉？此先王之化也。然以是爲無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導之以効上之所爲而已也。養之於學，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教之之具也。使之講明者，所以達上之所爲，使之服習者，所以順上之所爲，所謂効之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効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効之也。當堯之時，萬邦黎民之所効

者。堯之百官。百官之所効者。堯之九族。九族之所効者。堯之身。而導之以効上之所爲者。舜爲司徒也。舜於其官。則又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後至於五典克從。民効之也。及舜之時。舜之導民者。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後。其命契爲司徒。則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蓋憂民之不親。而念其不順上之化。命之以謹布其教。而終戒之。以在寬。豈迫就之也哉。其上下之際。導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爲之命令。爲之典章。爲之官守。以致於民。此先王之政也。蓋化者所以覺之也。教者所以導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覺之無可言。未有可以導之者也。導之無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況於率之無可言。而欲一斷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所謂善覺之者也。其所謂法導之者也。其所謂政率之者也。其相須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備者也。先王之養民。而迪之以教化如此。其詳且盡矣。而民猶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可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敍矣。民之有罪也。必察焉。皆也。過也。非終也。雖厥罪大。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皆也。非過也。終也。其養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則必責己而恕人。故湯誥曰。惟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是。故以民之罪爲自我致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必察焉。其養之無所不足。教之無所不至。不于我政。人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猶有漸於惡者。久而蒙化之日淺者。則又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非皆也。非過也。終也。自作也。教之而猶不典式我也。則是其終無悛心。衆之所弃。而天之所討也。然後加之以刑。多方之所謂。至於再。至于三者也。故有雖厥罪小。乃不可以不殺。用刑如此。其詳且慎。故先王之刑。刑也。其養民之具。教民之方。不如先王之詳且盡。未有可以先王之刑。

刑民者也。矧曰其以非先王之刑刑民也。昔唐虞之際。相繼百年。天下之人。四罪而已。及至於周。成康之世。刑之不用。亦四十餘年。則先王之民。加之以刑者。殆亦無矣。先王之治。使百姓足於衣食。遷善而遠罪矣。人之所以相交接者。不可以廢。故曰賓賓者。非獨施於來諸侯。通四夷也。人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以廢。故曰師師者。非獨施於征不庭。伐不慝也。八政之所先後如此。所謂彝倫之敘也。不然。則彝倫之數而已矣。四五紀曰歲曰月曰日曰星辰曰曆數。蓋協之以歲。協之以月。協之以日者。所以正時。而協之以星辰者。所以考其驗於顯也。協之以曆數者。所以考其驗於微也。正時然後萬事得其敘。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大建其有中。故能聚是五福。以布與衆民。而惟時厥衆民。皆于汝中。與汝保中。蓋中者。民所受以生。而保中者。不失其性也。凡厥衆民。無有以淫爲朋。人無有以比爲德。蓋淫者有所過也。比者有所附也。無所過。無所附。故能惟大作中也。人謂學士大夫。別於民者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則之極。無虐癸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者。汝則念其中。不中。其不協于中。不罹于咎。若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之類也。大則受之。言大者。非小者之所能受也。而安汝顏色。而謂之曰予攸好德。所以教之。使協于中也。有猷有爲。有守。而不罹于咎者。民之有志而無惡者也。不協于極者。不能無所過而已。教之則其從可知也。如是而汝則與之以福。富之以祿。貴之以位。所以示天下之人。而使之勸也。如此則是人斯其惟大之中矣。夫

剛不中者。至於虐熒獨。柔不中者。至則於畏高明。今也惟大之中。故剛無虐熒獨。柔無畏高明。所謂剛而無虐。柔而立也。蓋剛至於虐熒獨。則六極惡之事也。柔至於畏高明。則六極弱之事也。惟皇之極。則五福攸好德之事也。所以言之者不同。至其可以推而明之也。則猶一言而已也。洪範於皇極。於三德。於五福六極。言人之性。或剛柔之中。或剛柔有過。與不及。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嘗不欲去其偏。與嚙之教。胄子皐陶之陳九德者。無以異。蓋人性之得失。不易乎此。而所以教與所以察之者。亦不易乎此也。教之福之。而民之協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有爲者。進其行而不已。則久而後能積。積而後能大。大而後能著。人材之盛如此。而國其有不興者乎。故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可以責善。責善者。必始於汝家。使無所好于汝家。則是人斯其辜矣。既言不能正家以率之。則陷人于罪。又言不好德之人。而汝與之福。其起汝爲咎而已。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自皇建其有極。至使羞其行。皆所以教也。而於此。乃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又曰使無好于家。時人斯其辜者。明教之必本於富行之。又始於家。其先後次序然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何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者。無過與不及。無偏也。無不平無陂也。所循者。惟其宜而無適。莫遵王之義也。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者。作好作惡。偏於己之所好。惡者也。好惡以理。不偏於己之所好。惡。無作好作惡也。所循者。通道大路。而不由徑。遵王之道。道路也。道路云者。異辭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者。存於己者。

無偏。則施於人者無黨。無偏無黨也。其爲道也廣大而不狹窄。王道蕩蕩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者。施於人者無黨。則存於己者無偏。無黨無偏也。其爲道也夷易而無阻艱。王道平平也。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者。無所背。無反也。非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無側也。其爲道也所止者不邪。所由者不曲。王道正直也。如是所以爲王之義。爲王之道。爲王之路。明王天下者。未有不如是而可也。曾子有極者。來而赴平中也。歸于有極者。往而反于中也。由無偏以至于無側。所知者非一曲。所守者非一方。推天下之理。達天下之故。能大而不遺小。能遠而不遺近。能顯而不遺微。所謂天下之通道也。來者之所赴。往者之所反。中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應者彌廣。而所操者彌約。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君人者。未有不由此。而國家天下可爲者也。其可考於經。則易之智。周乎萬物。道濟乎天下。故不過。其可考於行事。則舜之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湯之執中立賢無方。能推其無偏。無作奸惡。無偏黨。無反側之理。而用其無適莫。無由徑。無狹窄。無阻艱。無所背。無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者。以通天下之故。而不泥執其所會。所歸之中。以爲本。故能定也。夫然。故易之道。爲聖人之要道。非窮技曲學之謂也。舜之治民。爲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非偏政逸德之謂也。湯之用賢。爲翕受敷施。九德咸事。非私好獨惡之謂也。洪範之爲類。雖九。然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者。則在於思通天下之故。而能定者。則在其中。其要未有易此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何也。曰者其辭也。其辭以謂人君之於大中。旣成之以德。又布之以言。是以爲常。是以爲順。于帝其順而已。人君之爲言。順天而致之於民。故凡其衆民。亦於極之布言。是順是行。以親附天子之輝光。而曰天子

作民父母。爲天下王。曰父母者。親之辭也。曰王者。往之辭也。上之人。於遵王之義。至王道正直。能繇前之說。則下之人。於順上之所行所言。而相與附之。其愛之曰父母。而戴之曰天下王。必繇後之說。經所以始其義於彼。而終其効於此者。以明上之所以。所以王者如是。則下之所以。所以王者如是。非虛致也。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何也。正直者。常德也。剛克者。剛勝也。柔克者。柔勝也。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者。所遇之變殊。故所父之德異也。凡此者。所以治人也。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何也。人之爲德。高亢明爽者。本於剛。而柔有不足也。故濟之以柔克。所以救其偏。沉深潛晦者。本於柔。而剛有不足也。故濟之以剛克。所以救其偏。正直則無所偏。故無所救。凡此者。所以治己與人。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作福者。柔克之所有也。作威者。剛克之所有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以其卒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則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是以知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明矣。箕子之言者。皆九疇之所有。九疇之所無者。箕子蓋不得而言也。知此。則知九疇之爲九矣。人君於五事。思無所不通。聰明無所不達。言之出納。無所不允。於皇極所遵者。正直。所不可入者。偏陂反側。作好作惡。淫朋比德之事。人臣雖有小人。之桀者。未有能蔽其上。而作福。作威。玉食者也。人臣雖作福。作威。玉食者。必窺其間。緣其有可蔽之端。故雖小人之庸者。猶得以無忌憚。而放其邪心也。洪範以作福。柔克之所有。作威。剛克之所有。惟辟作福。作威。玉食。正直之所。有。臣而作福。則僭君之柔克。臣而作威。則僭君之剛克。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爲側頗僻。無所不僭矣。故

於三德詳言之。至若杜其間。使無可蔽之端。雖有邪臣。不得萌其僭者。則在於五事脩。皇極建而已也。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言選擇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乃命之以其職。曰雨霽蒙驛克之五兆。所以卜所謂五者也。曰貞曰悔之二卦。所以筮所謂凡七者也。已命之以其職矣。乃立是人。使作卜筮之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不同。則從多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何也。謀及乃心。揆諸己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質諸人也。謀及龜筮。參諸鬼神也。舜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此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何也。從於心而人神之所共與也。故謂之大同。則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所從者多。則吉可知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心與龜之所從。則作內吉而已。龜筮之所共違。則不可以有作矣。凡謀先人者。盡人事也。從逆先卜筮者。欽鬼神也。吉有三。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卿士逆者矣。若龜從筮從。則皆不害其爲吉。又至於龜從筮逆。則可以作內而已。龜筮共違。則皆不可以有作者。蓋疑故卜筮。卜筮者。吾以謂通諸神明。神明之所從。則吾必其吉。神明之所違。則吾必其凶。誠之至。謹之盡也。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敝。庶草繁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何也。曰

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所謂五者也。曰時、則五者之時也。五者無不至、則所謂五者來備也。無不時、則所謂各以其敘也。五者無不至、無不時、則至於庶草莫不蕃廡、言陰陽和、則萬物莫不茂盛也。五者有所甚、則爲沴、所謂一極備凶也。有所不至、亦爲沴、所謂一極無凶也。於五事、貌足以作肅、則時雨順之。其咎狂、則常雨順之。言足以作乂、則時暘順之。其咎僭、則常暘順之。視足以作哲、則時燠順之。其咎豫、則常燠順之。聽足以作謀、則時寒順之。其咎急、則常寒順之。思足以作聖、則時風順之。其咎蒙、則常風順之。凡言時者、皆休之證。凡言常者、皆咎之證也。五事之當否、在於此、而五證之休咎、應於彼、爲人君者、所以不敢不念、而考己之得失於天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證也。休咎之證、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證之來、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證也。王計一歲之證、而省之、卿士計一月之證、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證、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也。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歲月三者之時、無易言各順其任、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日月歲三者之時、既易言各違其任、則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星之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則有常度、有常度者、不妄從、則星不得作其好。如民之好不同、而王與卿士、師尹之動、則有常理、有常理者、不妄從、則民不能作其好。故月行失其道、而從星之所好、則以風雨、猶王政失其常、而從民之所好、則以非僻。言此者、以庶

證之來。王與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則王與卿士師尹。當省民之得失。而知己之所以致之者也。己之所致者。民得其性。則休證之所集也。己之所致者。民失其性。則咎證之所集也。故省民者。乃所以自省也。其反復如此者。所以畏天變。盡人事也。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知此章之所言。非念用庶證。則不言也。不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於念用庶證。無所當而於言爲贅矣。是不知九疇之爲九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民能保極。則不爲外物戕其生理。故壽。食貨足。故富。無疾憂。故康寧。于汝極。故攸好德。無不得其死者。故考終命。人君之道失。則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疾。不寧。故憂。食貨不足。故貧。不能使之于汝極。則剛者至於暴。故惡。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於民者也。或曰。福之言如此。而不及貴賤何也。曰。九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於民。福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畏。福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可知也。視此以嚮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人君之於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於己。次之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紀。協其時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適天下之變。次之以稽疑。以審其吉凶於人神。次之以庶證。以考其得失於天。終之以福極。以考其得失於

民其始終先後與夫粗精小大之際。可謂盡矣。自五事至于六極。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府言脩。則箕子於五行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是也。虞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箕子於九疇言庶證之與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不能易。此九疇之所以爲大法也。

進太祖皇帝總序狀

右臣誤被聖恩。付以史事。今月三日。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者。臣愚不肖。不知所處。是以蚤夜一心極慮。惟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矧臣之鄙。豈能擬議髣髴。將無以使列聖巍巍之躋跡。焜耀昭徹。布在方冊。此臣之所惴惴也。竊惟前世原大推功。必始於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商頌所紀。繇湯上至於契。周詩生民清廟。本於后稷。文王宋興。太祖開建鴻業。更立三材爲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顯揚褒大之意。固以謂太祖雄材大略。千載以來。特起之主。國家所繇興。無前之烈。宜明白暴見。以覺寤萬世。傳之無窮。臣竊考舊聞。伏念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于篇。敢繕寫上塵。臣內自省大懼。智不足以究測高遠。文不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章。不能滿足陛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待。無以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智。不世之姿。非羣臣所能望。如賜裁定。使臣獲受成法。更去糝繆。存其可采。繫於太祖本紀篇末。以爲國史書首。以稱明詔萬分之一。臣不勝大願。惟陛下留意萬幸。臣未敢請對。謹具狀以所論著隨狀上進。以聞。伏候勅旨。

太祖皇帝總敘

蓋唐之敝。自天寶已後。紀綱寢壞。不能自振。以至於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繆亂。不同夷狄者。亡幾耳。太祖爲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爲任。故勸農桑。薄賦斂。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覈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斂以繩墨。憂吏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賕。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徒。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旣下。諸國必先已逋欠。滌煩苛。調乏絕。雪冤滯。惠農民。拔人才。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蔬食請禱。欲移災於己。其於羣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尙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卽材可用。雖讎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強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迺爲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振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者。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旣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旣覆滅。契丹寢大中國。惴畏不敢當。太宗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鬪者。盡力縲者。盡情邊臣。可委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衆不過三五百人。蓋任專則勢便。位

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憑陵之虜也。蓋太祖篤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於粵蜀。以奢侈爲戒。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也。兼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尙波于之地。卻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遂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斂置懷服。以消其難。至於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輯。然庶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爲法。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鄉。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兼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召之不至者。尙數十。皆束衽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粵蜀吳楚。甌閩之君。分天下爲八九。曰帝與王。傳子若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囚虜。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齊爲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爲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曆數在人者。羣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

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謂太祖不世出之主。與漢高祖同。蓋太祖爲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粗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榜笞。死禍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疆。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過制。友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羣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革。契丹自附。漢祖折厄白登。身僅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溷於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太計。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大者如此。是自三代已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之後。世三四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之下。變故之密。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遺澤。所被者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元豐類稿卷十一

序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旣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數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記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旣廢。餘澤旣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者。蠱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緦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恠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尙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僅幾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於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紀。以成此書。臣等旣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敍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詰。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旣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旣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

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知不以此而易彼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敍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目敍。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

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及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敘論。以發其端云。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章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祕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

以參相校讎。史館祕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數度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

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尙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怫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旣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

未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混一作不混。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基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祕書省。十年。

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旣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尙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自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尙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旣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臣恂。臣穆。臣覺。臣彥。若臣洙。臣鞏等。謹敍目錄。昧死。上。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

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敍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懿德。非常之迹。將闢而不章。鬱而不發。而禱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能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卽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以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耶。至於宋

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耶。數世之史旣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儉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耶。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臣恂等云云。

唐令目錄序

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師徒之備。以口分求業。爲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爲斂財役民之制。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後世從事者。多率其私見。故聖賢之道廢。而苟簡之術用。太宗能超然遠覽。緘封倫而納鄭公之義。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故能及此。而當是之時。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類盡其道。則唐之治。豈難至於三代之盛哉。讀其書。嘉其制度。有庶幾于古者。而惜其不復行也。故掇其大要可紀者。論之於此焉。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惟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季密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

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遂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爲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當於理。故不得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有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至其狂已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天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

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敍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鮑溶詩集目錄序

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舊題云。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敍別集亦然。知制誥宋敏求爲臣言。此集詩見文粹。唐詩類選者。皆稱鮑溶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參知政事歐陽脩所藏鮑溶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爲溶集決也。史館書五卷。總二百篇。歐陽氏書無卷第。纔百餘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別爲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溶詩集六卷。蓋自先王之澤熄而詩亡。晚周以來。作者嗜文辭。抒情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詩尤清約謹嚴。而達理者少。亦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旣正其誤謬。又著其大旨以傳焉。鞏謹序。

元豐稿類卷十一

序

李白詩集後序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雜箸六十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來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材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汚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敘可考者也。范傳正爲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敘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

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爲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于白之自敘。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閱肆。儁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爲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仙臆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閱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日方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月。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訕齟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

以謂宜遵簡易罷筭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余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輩也至和元年十二月日謹序

王深父文集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時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可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

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穎。嘗舉進士。中其科。爲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甫旣卒矣。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旣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尙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自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於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者。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其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爲之銘。而集其數萬言。

者。屬予爲敘。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爲之序。其志云。

王容季文集序

敘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義和。宅土測日。晷候氣。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裁成輔相。備三材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曆象。至舜。又察之以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也。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義和之所治。無不在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爲經。而歷千餘年。盡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旣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楊子而已。楊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若楊子則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敘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問。容季皆善屬文。長於敘事。深父爲尤深。而子直容季益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得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哉。予嘗敘深父子直之文。銘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固子堅。又集容季之遺稿。屬予序之。予憫俗之踰。朋友故舊道缺。不自知其不能。強次是說。以爲容季文集序。熙寧九年冬。南昌羣齊。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尙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羣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

無不極意反復。爲上方言。或矯拂嗜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袤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本。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抵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忬爲公之墓銘云。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旣歿。其家集其遺文爲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爲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爲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旣喪。漢興。文學猶爲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

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濱於泯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爲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爲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爲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爲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湮滅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平甫乃躬難得之姿。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揜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爲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爲毫髮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元豐元年。

強幾聖文集序

幾聖諱至。姓強氏。錢塘人。幾聖字也。爲三司戶部判官。尙書祠部郎中。旣歿。其子浚明集其遺文爲二十卷。屬子序。幾聖少貧。能自謀學。爲進士。材拔出其輩類。出輒收其科。其文詞大傳於時。及爲吏。未嘗不以其間益讀書。爲文尤工於詩。句出驚人。世皆推其能。然最爲相國韓魏公所知。魏公旣罷政事。鎮京兆。及徙鎮相魏。常引幾聖自助。魏公喜爲詩。每合屬士大夫賓客與游。多賦詩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發。若不可追躡。魏公未嘗不嘆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歲時慶賀候問。及爲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爲屬稿草。必聲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多稱誦之。及爲他文。

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而則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兼人以此。魏公數薦之朝廷。以謂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幾聖亦以疾卒。幾聖之遺文在魏公幕府者爲最多。故序亦反復見之。覽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於誌。幾聖之葬者。故此不著。

思軒詩序

今天子至和之初。尙書屯田員外郎林君慥。通判撫州。協于上下。以修其職。於是時蝗起京東。轉入江淮之間。秋又皆旱。撫獨無害災。故君得以其間。益疏其寢北之池。厚池之北涯。立屋其上。入而燕焉。名其軒曰思軒。士之能詩者。皆爲君賦之。觀君之蚤夜於其治。既有餘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深思於此。得士大夫之作。讀而推之以察。君之志將無大小言動萬事之作。一擇其宜。則思之盡。豈獨一時寄此軒之內哉。君之大父水部君。當太宗時。實通判是州。今六十餘年。而君來世其官。衆於是考於州人。以求水部之餘思遺德。又榮君之能業其家。而謂君之勢且益顯。以大其宗門。將豈止於此。後有君子。低回此軒。而迹君之思。見於事者。不違於理。不墜其先。則詩之信天下。其可蔽也哉。九月十五日序。

元豐類稿卷十三

序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槌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巡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寢起。

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隴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隄防計。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力約則謂宜斥湖三分之一。與民爲田。而溢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湖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畢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而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萬。刑有自杖百至于徒

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顓不聽。又求休崐湖爲田。顓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間遣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遺法最詳。至今尙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材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與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旣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旣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觀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觀也。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

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旣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投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之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臥龍齋。

類要序

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秋閣。讀書。遂贊名命。入翰林。爲學士。眞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羣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書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卽皇帝位。是爲仁宗。公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爲任。所爲賦頌銘碑制詔册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當眞宗之世。天下無事。方輯福應。推功德。脩封禪。及后土山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於是時。爲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見公應於外者之不窮。而不知公之得於內者何也。及得公所爲類要。上中下秩。總七十四

篇。凡若干門。皆公所手抄。迺知公於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皆披尋細釋。而於三才萬物變化情僞是非興壞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於內者。在此也。公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爲可傳也。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余序。余與公仕不並時。然皆臨川人。故爲之論次。以爲公書諸首。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右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戚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珮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有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有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尙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后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身。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

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通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于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閔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輩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張文叔文集序

文叔，姓張氏，諱彥博，蔡州汝陽人。慶曆三年，爲撫州司法參軍。余爲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寢，得嬰兒禿禿之遺骸，葬之。余爲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十，喜從余問道理，學爲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爲司法代去，其後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爲袁州判官，已死。其子仲偉，集其遺文爲四十卷，自蘄春走京師，屬余序之。余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之，蓋未嘗爲余出也。又知文叔自進爲甚強，自待爲甚重，皆可喜也。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富貴，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爲說以自恕者，則文叔雖久窮，亦何恨哉。仲偉居撫時，八九歲，未始讀書。

就筆硯。今儀觀甚偉。文辭甚工。有子復能讀書。就筆硯矣。則余其能不老乎。既爲之評其文而序之。又辱道其父子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故舊。而又以見余之老也。熙寧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尙書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祕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敘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寢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願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余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齊州雜詩序

齊故爲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無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

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鷲來爲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抱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曉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縱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間爲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丑序。

順濟王勅書祝文刻石序

臣鞏言。世稱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則蓋不常出。而德有不能致者。又稱麟鳳龜龍。四靈以爲畜。則至治之世。蓋可狎而擾也。故官有象龍。而劉累以善其職事。至夏之衰。乃不能馴。而或縶于庭。至周卒爲女禍。蓋龍之爲祥異。通于治亂如此。伏惟陛下。仁聖之德。達于淵泉。故龍實來慕。若可擾也。其自今以往。盛德日躋。則必有遊于宮沼。或負圖出河。而且將領。在有司。羣於羞物。故臣敢刻勅書祝辭于石。以俟。臣鞏謹序。

敘盜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繇孫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賊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繇湯慶而下。或賊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凡若干。

發者。又別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賊。分爲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疎。居有異同。至於孫仙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故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旣以蕩溺矣。屋廬旣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糶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昃待錢。無告糶之所。況於躡短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葦以自託於壞隄。毀埠之上。有饑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爲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愆不畏死。凡民罔不慙。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此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旣足。導之旣明。則爲盜者知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不得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之道旣盡矣。然後可以責之備也。苟爲養之旣有不足。導之旣有不明。俟之之道旣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爲盜賊者。天子嘗密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賊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當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余之於是盡心矣。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旣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

予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旣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因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元豐類稿卷十四

序

送傳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傳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仕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車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裼鞠臝。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以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陋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欲。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

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大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旣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水雪。瘴霧之毒。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湫。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羸糧裹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尙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脩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土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遠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

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殞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醴。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飮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敘。

送劉希聲序

東明劉希聲來臨川。見之。其貌勉於禮。其言勉於義。其行亦然。其久亦堅。其讀書爲辭章日盛。從子游三年。予愛之。今年慶曆五年。還其鄉。過予別。與之言曰。東明汴邑也。子之行問道之所嚮者。以告子。子也。一趨焉而不息。至乎爾也。苟爲一從焉。一違焉。雖不息。決不至也。子也好聞聖人之道。亦如是而已矣。五月四日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爲不足事。其逆自爲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懈弛。無憂且勤之心。其習殆從古而爾。不者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名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爲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尙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噫。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

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鬪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爲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尙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爲越人滌於陋俗。而歐其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適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適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又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爲縣入祕書省。爲著作佐郎。令材叔爲柳州。公翊爲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送趙宏序

荆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予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襲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況致平邪。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

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故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斲力勝賊者。暴骸骨。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爲我稔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書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爲得失耶。愚言尙可以乎。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爲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送王希序字潛之

鞏慶曆三年。遇潛之於江西。始其色接吾目。已其言接吾耳。久其行接吾心。不見其非吾愛也。從之游。四年間。鞏於江西三至焉。與之上滕王閣。泛東湖。酌馬跑泉。最數游。其久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閣。閣之下。百步爲龍沙。沙之涯爲章水。水之西涯橫出爲西山。皆江西之勝處也。江西之州中。凡遊觀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見。見西山最正且盡者。唯此閣而已。使覽登之美。窮于此樂乎。莫與爲樂也。沉龍沙。章水。水涯之陸陵。人家園林之屬于山者。莫不見。可見者。不特西山而已。其爲樂可勝道邪。故吾與潛之游。其間雖數且久。不厭也。其計於心曰。奚獨吾游之不厭也。將奉吾親。託吾家於州。而游於是。以歡吾親之心。而自慰焉。未能自致也。獨其情且而游。夜而息。無頃焉忘也。病不游者。期月矣。而潛之又遽去。其能不撫然邪。潛之之將去。以書來曰。子能不言於吾行耶。使吾道潛之之美也。豈潛之相望意也。使以言相鉅切邪。眎吾

言不足進也。眎可進者莫若道素與游之樂。而惜其去。亦情之所不克已也。故云爾。嗟乎。潛之去而之。京師人知其將光顯也。光顯者之心。於山水或薄。其異日肯尙從吾遊於此乎。其豈使吾獨也乎。六年八月日序。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己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忠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忠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愛其身而不善充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其身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於名字乎。勿求勝焉。於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以爲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爾。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無咎來。請字。余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甚矣。無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庶幾存其禮。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無咎者。善補過者也。爲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之所以爲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爲古文辭。其材卓然可畏也。以顏子之所以爲學者。期乎已。余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已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

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爲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爲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爲立異。爲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守之同。則舍己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爲不治矣。守不任其責。己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爲立異邪。其孰爲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眎其政之缺。不過室於嘆。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爲己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爲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爲從事。乃爾。爲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爲政也。汀誠爲州治耶。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耶。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誼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送丁琰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者。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皆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旣然矣。則以予之所見。聞陰計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予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

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才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爲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爲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爲道豈不約且明。其爲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亦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爲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也。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旣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爲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令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求予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予文。而予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凡爲吏者也。

謝司理字序

君子之於德澤行誼。大有爲者也。於爲之也。有明而易知者。有不示其用者。若乃數度號令。因造損益。淳

雜出入。則所謂明而易知者。使人靡靡然化之不絕於動作趣舍之際耳。無深關複鍵穹鏞奧屋爲之掩覆也。泊然莫能質其所以發而至者。則所謂不示其用者也。易曰。知微知彰。彰顯之微不顯之謂也。又曰。幾事不密。則害成。退藏於密者。皆不顯之謂也。陳郡謝君名縝。縝密也。而取字乃本諸此。而字之曰通微。以謝君之材其嚮道也。苟爲無畫無不至者也。可以有爲者也。能見其事業者也。能不表其迹者也。亦在緜之而已。

元豐類稿卷十五

書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學士執事。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講之。身行之。以其餘者。又書存之。三者必相表裏。其仁與義。磊磊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其聞與實。卓卓然。軒士林。猶雷霆震而風颺馳。不浮也。則其謂之大賢。與穹壤等高大。與詩書所稱無間。宜矣。夫道之難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見。而仲尼生於干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沒。析辨詭詞。驪駕塞路。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書也。舍是醜矣。退之既沒。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明于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飾藻績以誇詡。增刑法以超嚮。析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矣。仁義禮樂之道。則爲民之師表者。尙不識其所爲。而況百姓之蚩蚩乎。聖人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絕若一髮之係千鈞也。耗矣。哀哉。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爲己任者。疇能救而振之乎。鞏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爲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踳駁於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時事萬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爲己務。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

論不與高明獨授。摧縮俾蹈正者。有所稟法。懷疑者。有所聞執。義益堅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內。推於人者。誠於己。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下學士。有志於聖人者。莫不攘袂引領。願受指教。聽誨諭。宜矣。竊計將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語言退託。而拒學者也。鞏性朴陋。無所能似。家世爲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遊當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攀枝葉而已也。惟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疎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悻悻。恨不得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奧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冠古今。則宜取奇偉閎通之士。使趨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則鞏不信也。若鞏者。亦粗可以爲多士先矣。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己長退人。察愚言而矜憐之。知鞏非苟慕執事者。慕觀聖人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庸衆待之。尋常拒之。則鞏之望於世者。愈狹。而執事之循誘。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覬少垂意而圖之。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繕不謹。其簡秩大小不均。齊鞏貧故也。觀其內而略其外。可也。于浼清重。悚仄悚仄。不宣。鞏再拜。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爲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有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已來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率然自進於門下。

而執事不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羣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念羣無似見棄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分故報罷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輓車挈攜老弱而東者曰某士之名避旱曠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覬得水漿藜糗竊活旦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晝則奔走在道夜則無所客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而獨不識襁褓耒辛苦之事旦暮有衣食之給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藉世德不蒙矢石備戰守馭車僕馬數千里饋餉自少至于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辭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大者焉今雖羣進於有司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比數於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尙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以支旦暮之饑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矣此事屑屑不足爲長者言然辱愛幸之深不敢自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覬執事知羣居之何如所深念者執事每曰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爲喜及行之日又贈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嘆嗟其去此羣得之於衆人尙宜感知己之深懇惻不忘況大賢長者海內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下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是宜感戴欣幸倍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志業非自志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羣旣夤緣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旣而又敢不自力於進修哉日夜尅苦不敢有媿於古人之道是亦爲報之心也然恨資性短缺學出己意無有師法覬南方之行李時

枉筆墨垂賜教誨。不惟增踈賤之光明。抑實得以刻心思。銘飢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誘之力。無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終成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故不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徒恨身奉甘旨。不得旦夕於几杖之側。稟教誨。竢講畫。不勝馳戀懷悽之至。不宣。鞏再拜。

上歐陽舍人書

舍人先生。當世之急有三。一曰急聽賢之爲事。二曰急裕民之爲事。三曰急力行之爲事。一曰急聽賢之爲事。夫主之於賢。知之未可以已也。進之未可以已也。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然後可以已也。能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在其心之通且果也。不得其通且果。未可以有爲也。苟有爲。猶膏肓之不治。譬癰痺之老也。以古今治亂成敗之理。入告之不解。則極論之。其心既通也。以事之利害是非。請試擇之。能擇之。試請行之。其心既果也。然後可以有爲也。其爲計雖遲。其成大効於天下。必速欲其如此。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而不使邪人庸人近之也。朝夕出入在左右。侍臣之任也。議復之。其可也。一不聽。則再進而議之。再猶未也。則日進而議之。待其聽而後已。可也。置此。雖有他事。未可以議也。昔漢殺蕭望之。是亦有罪焉。宣帝使之傅太子。其不以聖人之道導之耶。則何賢乎望之也。其導之未信而止也。則望之不得無罪焉。爲太子責備於師傅。不任其責也。則責備於侍臣而已矣。雖艱而勤。其可以已也歟。今世賢士上已知而進之矣。然未免於庸人邪人雜然而處也。於事之益損。張弛有戾焉。不辨之則道不明。肆力而與之辨。未必全也。不全。則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所能而爲之。則如勿爲而已矣。如是者。非主心通且果。則言未可望聽。道未可望行於天下也。尋其本不如愚人之云爾。不可以有成也。二曰急裕民之爲事。夫古以

來可質也。未有民富且安而亂者也。其亂者率常民貧而且不安也。天下爲一殆八九十年矣。靡靡然。食民之食者。兵佛老也。或曰削之。則怨且戾。是以執事望風憚言。所以救之之策。今募民之集。而爲兵者。擇曠土而使之耕。暇而肄武。遞入而爲衛。因弛舊兵。佛老也。止今之爲者。舊徒之盡也。不日矣。是不召怨與戾而易行者也。則又量上之用。而去其浮。是大費可從而減也。推而行之。則末利可弛。本務可興。富且安可幾而待也。不然。恐今之民。一二歲而爲盜者。莫之能禦也。可不爲大憂乎。他議紛紛。非救民之務也。求救民之務。莫大於此也。不謀此能致富且安乎。否也。三曰急力行之爲事。夫臣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不爲其所宜亂之道。今之士悖理甚矣。故官之不治。不易而使能。則國家雖有善制。不行也。欲易而使能。則一之士。以士之如此。而況民之沒沒與。一有駭而動之者。欲其効死而不爲。非不得也。今者更貢舉法。數十百年弊。可謂盡矣。書下之日。戾夫懼怠。夫自勵。近世未有也。然此尙不過強之於耳目而已。未能心化也。不心化。賞罰一不振焉。必解矣。欲治之於其心。則顧上與大臣之所力行如何爾。不求之本。斯已矣。求之本。斯不可不急也。或曰適時而已耳。是不然。今時謂之恥且格焉。不急其本可也。不如是。未見適於時也。凡此三務。是其最急。又有號令之不一。任責之不明。當亦速變者也。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然九經言數十萬餘。注義累倍之。旁又貫聯他書。學而記之乎。雖明者不能盡也。今欲通策之。責人之所必不能也。苟然。則學者必不精。而得人必濫。欲反之。則莫若使之。人占一經也。夫經於天地人事。無不備者也。患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邪。況詩賦論兼出。於他經世務。待子史而後明。是學者亦無所不習也。此數者。近皆爲蔡學士道之。蔡君深信。望先生共成之。孟子稱鄉隣鬪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然觀孟子周行。

天下欲以其道及人。至其不從而去。猶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此其心汲汲何如也。何獨孟子然。孔子亦然也。而云云者。蓋以謂顏子既不得位。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責之耳。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是也不得位則止乎不止也。其止者。蓋止於極也。非謂士者固若狙猿然無意於物也。況鞏於先生師仰已久。不宜有間。是以忘其賤而言也。願賜之采擇。以其意少施焉。鞏閑居江南。所爲文無媿於四年時。所欲施於事者。亦有待矣。然親在憂患中。祖母日愈老。細弟妹多無以資衣食。恐不能就其學。況欲行其他耶。今者欲奉親數千里。而歸先生。會須就州學。欲入太學。則日已迫。遂棄而不顧。則望以充父母養者。無所勉從。此豈得已哉。韓吏部云。誠使屈原孟軻揚雄司馬遷相如。進於是選。僕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爾。此言可念也。失賢師長之鑄切。而與衆人處。其不陷於小人也。其幾矣。早而興。夜而息。欲須臾愜然於心。不能也。先生方用於主。上日入謀議天下。日夜待爲相。其無意於鞏乎。故附所作通論雜文一編。先祖述文一卷。以獻先祖。困以歿。其行事非先生傳之不顯。願假辭刻之神道碑。敢自撫州傭僕夫往伺於門下。伏惟不罪其愚。而許之以永寶其子孫。則幸甚幸甚。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尙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儻言焉。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爲文一編。進左右。幸觀之。庶知鞏之非妄也。鄙心惓惓。其大抵雖如此。其詳可得而具邪。不宜鞏再拜。

上蔡學士書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爲天下賀得。

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顧不賀則不可乎。鞏嘗靜思天下之事矣。以天下而行聖賢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今難之者。蓋無異焉。邪人以不己利也。則怨庸人。以己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盡白而信也。尙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屢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蚤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失得。蚤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諭則極辨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已。爾捨是。則寺人而已。爾庸者邪者而已。爾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鞏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噫。自漢降戾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太宗也。自唐降戾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治功。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毋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不爲深念乎。鞏生於遠。阨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事。不得抵京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鞏之友。王安石者。文甚

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尙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儻進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爲文。一編進左右。庶知鞏之非妄也。

上杜相公書

慶歷七年九月日。南豐曾鞏再拜上書。致政相公閣下。鞏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爲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爲者其舜也。與卒之爲宰相者。無與舜爲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尙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邪。問平之所以爲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爲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爲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爲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斂。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

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有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爲宰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選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絲。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爲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爲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鑿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其不充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爲宰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常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嘆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遂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嘆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尙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爲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忻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不宣。鞏再拜。

上范資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捨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彼其材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久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爲無窮。極小之爲至隱。雖他經歷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複。顯著其義。於卦爻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于今。得此者。顏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爲得之者歟。甚矣其難也。若鞏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強。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繇其磨礪灌漑。以持其忘。養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返而餒者。豈得已哉。則又懼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聞而論天下之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未有過閣下也。故閣下嘗履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閣下獨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閣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爲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閣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至於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不盡者邪。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況若輩者哉。故願聞議論之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寤。以得其所難得者。此輩之心也。然閣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者。可謂衆矣。使鞏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鞏之志哉。亦閣下之所賤

也。故鞏不敢爲之不意。閣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鞏。雖自守。豈敢固於一邪。故進於門下。而因自敘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上齊工部書

鞏嘗謂縣比而聽於州。州比而聽於部。使者以大較言之。縣之民以萬家。州數倍於縣。部使者之所治。十倍於州。則部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部使者之門。授天子之令者之焉。凡民之乎曲直者之焉。辨利害者之焉。爲吏者。相與就而質其爲吏之事也。爲士者。相與就而質其爲士之事也。三省隣部之政。相聞書相移者。又未嘗聞焉。其亦煩矣。執事爲部使者於江西。鞏也。幸齒於執事之所部。其飾容而進謁也。敢質其爲士之事也。鞏世家南豐。及大人譎官以還。無屋廬田園於南豐也。祖母年九十餘。諸姑之歸人者。多在臨川。故祖母樂居臨川也。居臨川者久矣。進學之制。凡入學者。不三百日。則不得舉於有司。而鞏也。與諸弟循僑居之文。欲學於臨川。雖已疏於州。而見許矣。然不得執事一言。轉牒而明之。有司或有所疑。學者或有所緣以相嫉。私心未敢安也。來此者數日矣。欲請於門下。未敢進也。有同進章。適來言曰。進也。執事禮以候士。明以伸法令之疑。適也。寓籍於此。既往而受賜矣。尙自思曰。鞏材鄙而性野。其敢進也歟。又自解曰。執事之所以然。伸法令之疑也。伸法令之疑者。不爲一人行。不爲一人廢。爲天下公也。雖愚且野。可進也。是以敢具書而布其心焉。伏惟不罪。以其爲煩而察之。賜之一言而進之。則幸甚幸甚。

與撫州知州書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其衣服食飲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

餘斂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歸乎其高。浩乎其深。燁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雷電霜雪而吹噓。澤潤聲鳴。嚴威列之乎。公卿徹官而不爲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爲不足。天下吾賴。萬世吾師。而不爲大。天下吾違。萬世吾異。而不爲貶也。其然也。豈翦翦然而爲潔。婞婞然而爲諒哉。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豈惟衣服飲食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追接。相恩愛之道。一而已矣。若夫食於知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進焉而見其邦之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翦翦然而已矣。婞婞然而已矣。豈其所汲汲爲哉。鞏方慎此以自得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焉。旣而釋然。故具道其本末而爲進見之資。伏惟少賜省察。不宜鞏再拜。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州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卽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爲與死此。旣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邑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

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爲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旣遺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爲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爲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旣不能用。懼重爲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爲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褒大其人。以警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鞏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固一告。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概。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暹。則其有先知之効。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鞏頓首。

再與歐陽舍人書

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尙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既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心未嘗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爲御史。居京師。安石於京師。得而友之。曰。有道君子也。以書來言者。三四猶恨鞏之不及見之也。則寓其文。以來鞏與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謂無媿負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必魁閎絕特之人。不待見而信之已。至懷不能隱。輒復聞於執事。三子者。卓卓如此。樹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而鞏汲汲言者。非爲三子者計也。蓋喜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之道。與世之務。復思若鞏之淺狹滯拙。而先生遇之甚厚。懼己之不稱。則欲得天下之材。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爲報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還以一言。使之是非有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別錄。不宣。鞏再拜。

元豐類稿卷十六

書

與杜相公書

鞏啓。鞏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違。而言行少合於世。公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聞。閣下致位于天子而歸。始獨得望烏履於門下。閣下以舊相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損。加禮於草茆之中。孤筦之際。然去門下以來。九歲於此。初不敢爲書以進。比至近歲。歲不過得以一書之問。薦於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止。又輒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察。以煩貺施。而自以得不韙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伏以閣下樸厚清明。讜直之行。樂善好義。遠大之心。施於朝廷。而博見於天下。銳於強力。而不懈於耄期。當今內自京師。外至巖野。宿師碩士。傑立相望。必將憊精疲思。寫之冊書。磊磊明明。宣布萬世。固非淺陋小生。所能道說。而有益毫髮也。鞏年齒益長。血氣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於載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旨。以自樂於環堵之內。而不亂於貧賤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一。亦庶幾不負其意。非自以謂能也。懷區區之心。於數千里。因尺書之好。而惟所以報大君子之誼。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趣。故輒及之也。春暄不審。尊用如何。伏惟以時善保尊重。不勝鄙劣之至。不宣。鞏再拜。

答范資政書

鞏啓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絹等。伏以閣下賢德之盛。而所施爲在於天下。鞏雖不熟於門。然於閣下之事。或可以知。若鞏之鄙。竊伏草茅。閣下於羈旅之中。一見而已。今鞏有所自得者。尙未可以致閣下之知。況鞏學不足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無媿悔於心。而流落寄寓。無田疇屋廬。匹夫之業。有奉養嫁送百事之役。非可以責思慮之精。詔道德之進也。是皆無以致閣下之知者。而拜別葦年之間。相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閣下猶記其人。而不爲年輩爵德之間。有以存之。此蓋閣下樂得天下之英材。異於世俗之常見。而如鞏者。亦不欲棄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貧賤之士者。蓋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窮達毫髮之殊。然相棄者。有之。則士之愚且賤。無積素之義。而爲當世有大賢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禮。是豈不於衰薄之中。爲有激於天下哉。則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熒熒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襯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閱勤勤營救護。眎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旣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訟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

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縶細之事。宜以徹於眇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遭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訖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譏先大父墓碑銘。反復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爲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旣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

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旣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幸甚。不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一書

鞏啓。近託彥弼黃九。各奉書當致矣。鞏至金陵後。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學者。有或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先耀於世。吾徒可恥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林者。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至此論人事甚衆。恨不與足下共講評之。其恨無量。雖歐公亦然也。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胸中事萬萬非面不可道。鞏此行。至春

方應得至京師也。時乞寓書慰區區。疾病尙如黃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與足下論者。想雖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到京作書去。不宜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二書

鞏頓首。介父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恠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爲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爲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摘抉之苛。己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爲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爲也。以吾之無所於歸。而不得不有負冒於此。則姑汲汲乎於其厚者。徐徐乎於其薄者。其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譖訴告訐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己也愈甚。況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爲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除去。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爲無害也哉。則謗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恠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願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

爲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之道已盡矣。則爲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聽者。己之治亂得失。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私。則吾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鞏比懶作書。旣離南康。相見尙遠。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爲如何。不宣。鞏頓首。

與王介甫第三書

鞏啓。八月中承太夫人大祥。於郵中寓書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又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來問。良慰。積日之思。深父殂。背痛毒同之前書。已具道矣。示及誌銘。反復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父而有合乎彼。則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父之歿。尤爲可痛。而介父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讀之。滿足人心。可謂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願猶見使商榷所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可以澤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父之意也。而其首則云。深父書足以致其言。是乃稱深父以未成之材。而著書與夫本意違矣。願更詳之。孟子之書。韓愈以謂非軻自作。理恐當然。則所云。能幸著書者。亦未更詳之也。如何。幸復見諭。所云。讀禮因欲有所論著。頃嘗爲介父言。亦有此意。願不能自強。又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父旣意及於此。願遂成之。就令未可爲書。亦可因得商榷矣。相別數年。鞏在此。全純愚以靜俟。庶無大悔。願苟祿以棄時日。爲可悵惜。未知何日得相從講學。以勗其所未及。盡其所可樂。於衰暮之歲乎。此日夜所惓惓往來於心也。示諭。洩血比良已否。卽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稱前某官。十數日前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故更此。

及之爾。今介父果以何時此來乎。不惜見諭。子進弟奄喪已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姪年可教者。近已隨親老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尙且留在懷仁。視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父有女弟之悲。亦已屢更時序。竊計哀戚。何以自勝。餘惟強食自愛。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宣。鞏啓上。

答李泐書

鞏頓首。李君足下。辱示書。及所爲文。意嚮甚大。且曰。足下以文章名天下。師其職也。顧鞏也。何以任此。足下無乃盈其禮而不情乎。不然。不宜若是云也。足下自稱有憫時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也。末曰。其發憤而爲詞章。則自謂淺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銳也。乃欲以是質於予。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無乃務其淺忘其深。當急者反徐之歟。夫道之大歸。非他。欲其得諸心。充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爲孟子也。今足下其自謂已得諸心。充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歟。不然。何遽急於辭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足下其得無已病乎。雖然。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不疑也。姑思其本而勉充之。則予將後足下其奚師之敢。不宣。鞏再拜。

謝章學士書

鞏啓。鞏不佞。以身得察於下執事。明公過恩。召而見之。所以矜嗟獎寵。開慰拊循之者。甚備。雖至親篤友之愛。不過於此。已又收弟兄之不肖。不謀賓客。任而舉之。明公之所以畜幸鞏者。可謂厚矣。鞏竊自惟求

所以堪明公之意者。未知所出也。鞏愚無知。不適於世用。不能收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大山長谷之中。以共饘粥之養。魚菽之祭。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竊六藝之微旨。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樂於己者。顧反去士君子之林。而夷於阜隸之間。捨自肆之安。而踐乎迫制之地。欲比於古之爲貧而仕者。可謂妄矣。固有志者之所嘆笑。天下之所賤。而至親篤友之所棄。而違之也。復安敢自通於大人之門。望知於侍御者之側乎。明公懷使者之印。爲福於東南。以地計其廣狹。則數十百城之人。待明公之畜養。以材計其多寡。則文武之士。以百千數。待明公之推察。而收拊之。任而舉之者。乃獨在於鞏。與鞏之少弟。此鞏之所以自唯求堪明公之意者。而未知所出也。抑鞏聞之。廣聽博觀。不遺汙賤。屣辱之士者。此所以無棄士也。兼收並采。不遺偏材。一曲之人者。所以無棄材也。故明公之意。儻在於此。而古之士。出汙賤屣辱之中。能成功名。以報知者。亦不可勝數。彼皆豪傑之人。故有以自致也。若鞏之鄙。則安敢望此乎。故憂不能堪。明公之意。誤左右之知者。此鞏之所大懼也。竭固陋之分。庶幾不愧於偏材一曲之人者。此鞏之所可至也。敢獻其情。而以爲進謝之資。惟明公垂察焉。

答孫都官書

提刑都官閣下。伏承賜書。及示盛製六編。凡三千首。盛矣哉。文之多。工之深。且專以久也。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國。風俗。萬物。治亂。善惡。通塞。離合。憂歡。怨對。無不畢載。而其語。則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要不離於道。視昔以文名於天下者。夫豈易至於是耶。鞏之愚且懶。且爲事物疾病所侵。以不專而且未久於學也。使之觀。若於海不見其涯。涖於深山長谷。不見其形勢之所。

極而敢議其大小高下邪。而閣下不以其所深且專以久者勵鞏。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本於道者。教鞏乃告之曰。其詳擇而去其非是者焉。鞏誠忤閣下自處之過。而爲以賜鞏者。乃所以息且蔽之也。凡鞏之學。蓋將以學乎爲身。以至於可以爲人也。方愚且懶。且不專以久之病也。惟閣下之仁。豈欲息且蔽也。其欲使知閣下之貴而長其業之富而成。而獨不止如是。能下於後輩如是。是所以教之也。孟子曰。吾不屑其教誨。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敢不拜賜也。盛編尙且借觀。而先以此謝。皇恐皇恐。不宜。鞏再拜。

答袁陟書

鞏頓首。世弼足下。辱書說介甫事。或有以爲矯者。而歡自信獨立之難。因以教鞏。以謂不仕未爲非得計者。非足下愛我之深。處我之重。不至於此。雖親戚之於我。未有過此者。然介甫者。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爲矯不矯。彼必不顧之。不足論也。至於仕進之說。則以鞏所考於書。常謂古之仕者。皆道德明備。已有餘力。而可以治人。非苟以治人而不足於己。故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然。世不講此久矣。故當孔子之時。獨顏子者未嘗仕。而孔子稱之曰。好學其餘弟子。見於書者。獨開之言如此。若鞏之愚固已不足者。方自勉於學。豈可以言仕不仕邪。就使異日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有時。古之君子。法度備於身。而有仕不仕者是也。豈爲嗶嗶者邪。然鞏不敢便自許。不應舉者。鞏貧不得已也。亦不敢與古之所謂爲貧者比。何則。彼固所謂道德明備。而不遇於世者。非若鞏之鄙。遽捨其學。而欲謀食也。此其心愧於古人。然鞏之家。苟能自足。便可以處。而一意於學。鞏非好進而不知止者。此其心固無愧於古人。辱足下愛之深。處之重。不敢不報答。所示詩序。及答楊生書。甚善甚善。不宜。鞏頓首。

謝曹秀才書

鞏頓首。曹君茂才足下。嗟乎。世之好惡不同也。始足下試於有司。鞏爲彌封官。得足下與方造孟起之辭。而讀之。以謂宜在高選。及來取號而三人者。皆無姓名。於是憮然自悔。許與之妄。旣而推之。特世之好惡不同耳。鞏之許與。豈果爲妄哉。今得足下之書。不以解名失得置於心。而汲汲以相從。講學爲事。其博觀於書。而見於文字者。又過於鞏。向時之所與甚盛。足下家居無事。可以優游以進其業。自力而不已。則其進孰能禦哉。世之好惡之不同。足下固已能不置於心。顧鞏適自被召。不得與足下久相從學。此情之所嗟。嗟也。用此爲謝。不宣。

謝吳秀才書

鞏啓。承足下又以大熱之酷爲可畏。畏塗之阻爲可憚。徒步之勞爲可病。候問之勤爲可諱。三及吾門。見投以書。及所業五編。發而觀之。足下之學多矣。見於文辭者亦多矣。其說往往有非鄉閭新學所能至者。使能充其言。其得豈少哉。況其進之未已耶。顧不自足。忘前之患。而有求於鄙闈。推足下此志。其進豈可量哉。僕之所可告於足下者。無易於自勉也。薄遽不宣。

與王深甫書

鞏再拜。與深父別四年矣。嚮往之心。固不可以書道。而比得深甫書。輒反復累紙。示諭相存之勤。相語之深。無不盡者。讀之累日。不能釋手。故亦欲委曲自敘。己意以報。而怠惰因循。經涉歲月。遂使其意欲周而反略。其好欲密而反疎。以汔于今。顧深父所相與者。誠不在於書之疏數。然嚮往之心。非書則無以自解。

而乖謬若此。不能不欲然也。不審幸見察否。比得介甫書。知數到京師。比已還毫。卽日不審動止如何。計太夫人在穎。子直代歸。與諸令弟應舉。皆在京師。各萬福。鞏比侍親。幸無恙。宣和日得書。四弟應舉。今亦在京師。去年第二妹嫁王補之者。不幸疾不起。以二女甥之失其所依。而補之欲繼舊好。遂以第七妹歸之。此月初亦已成媼。鞏質薄。去朋友遠。且久。其過失日積。而思慮日昏。其不免於小人之歸者。將若之何。在官折節於奔走。悉力於米鹽之末務。此固任小者之常。無不自安之意。顧初至時。遇在勢者橫逆。又議法數不合。常恐不免於構陷。方其險阻艱難之時。常欲求脫去。而卒無由。今在勢者已更。幸自免於悔咎。而鞏至此。亦已二年矣。比承諭及介父所作。王令誌文。以爲揚子不過。恐不然也。夫學者。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無常產也。則其於親也。生事之以禮。故啜菽飲水之養。與養以天下一也。死葬之以禮。故斂手足形。旋葬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而況於身乎。況於妻子乎。然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者。非盡於此也。故曰。乃所履之一事耳。而孟子亦以謂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爲然。則爲聖賢者。不止於然也。介父又謂士誠有常心。以操羣聖人之說。而力行之。此孔孟以下。所以有功於世也。夫學者。苟不能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必不失其常心。且旣已皆中於禮矣。而復操何說。而力行之哉。此學者治心修身本末先後自然之理也。所以始乎爲士。而終乎爲聖人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蓋謂此也。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蓋樂此也。凡介父之所言。似不與孔子之所言者合。故曰。以爲揚子不過。恐不然也。此吾徒所學之要義。以相去遠。故略

及之不審以爲如何。其他未及。子細劇寒自重。書至。幸報答不宣。鞏再拜。

答王深甫論揚雄書

蒙疏示鞏。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爲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爲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命。有所未盡。鞏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子箕子比干三子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於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仕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爲也。況若雄者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爲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則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爲而爲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

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詘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強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敍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以爲大玄賦稱夷齊之徒，而亦曰：我異於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攀兮，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則宜有不可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然後爲善學孔子。此言有以寤學者，然不得施於雄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爲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既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亦猶孟子之意哉？鞏自度學每有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爲然。則雄之言，不幾於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遠者乎？故於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況若雄處莽之際，考之於經，而不繆質之於聖人，而無疑固不待議論而後明者也。爲告夷甫，或以爲未盡，願更疏示。

與王向書

鞏啓。比得呂南公愛其文，南公數稱吾子。然恨未相見。及至南豐，又得黃曦，復愛其文。而吾子亦來以文見。覲實可歎愛。吾子與呂南公、黃曦皆秀出吾鄉一時之俊，私心喜慰，何可勝言。惟強於自立，使可愛者

非特文詞而已。此鄙劣所望於三君子也。道中忽忽奉啓。鞏啓上。

回傳權書

鞏啓辱惠書。及古律詩雜文。指意所出。義甚高。文辭甚美。以鞏有鄉人之好。又於聞道有一日之先。使獲承重貺。幸甚。足下論古今學者。自守者少。苟合者多。則固然矣。因以謂如鄙劣者。能知所守。則豈敢當。抑足下欲勉之至此。則豈敢怠。足下之材。可謂特出。自強不已。則道德之歸。其孰可禦。恨不相從。不能一二具道。能沿牒至此。一相見否。荒隅之中。孤拙寡偶。欽企欽企。春暄餘保愛。保愛不宣。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概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于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爲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敍其勤。其以爲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姓。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阻。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

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敘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女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絲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成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卽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鴝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況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爲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旣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百爲曹伍者，往往蟻聚。

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爲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之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輦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冠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旣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旣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旣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爲吏士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糜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抱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四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朞歲。旣安且富。至於如此。輦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旣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卽乎人心之安。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以無北山之怨。鵠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而爲德於士類者甚富。惟留意而圖之。不宜輦頓首。

元豐類稿卷十七

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伍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業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饑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也如此。富者兼田千畝。麀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基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譁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貽吏。立縣庭下。變僞一日百千出。故雖答朴徒死。交迹一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闔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庖序。列兩傍。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鍾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發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獨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喜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眎邑人者。必道

常乎。此予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何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加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記。

僊都觀三門記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其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穫之多，與他壤倍。水旱所不能災，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徒，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何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旣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暉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旣成，託予記。予與齊暉里人，不能辭，噫，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而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暉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爲厲己也夫。八月日記。

秃秃記

秃秃，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高密，更給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齊給，告縣，齊費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婚，得告歸。周氏復恚求絕，齊急曰：爲若出杜氏，祝髮。

以誓周氏可之齊獨之休寧得倡陳氏又納之代受撫州司法歸間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氏載之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與其弟來欲入據其署吏遮以告齊齊在寶應佛寺受租米趨歸猝挽置廡下出僞券曰若傭也何敢爾辨于州不直周氏訴于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聯訴事行道上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不拒轉運使始遣吏祝應言爲覆周氏引產子爲據齊懼子見事得卽送匿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搯其咽下不死陳氏從旁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秃秃也召役者鄧旺穿寢後垣下爲坎深四尺瘞其中生五歲云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曆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張彥博改作寢廬治地得坎中死兒驗問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召鄧旺詰之合獄辭留州者皆是惟殺秃秃狀蓋不見與予言而悲之遂以棺服斂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昇倫買塋爲壙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固擇於禽獸夷狄也禽獸夷狄於其配合孕養知不相禍也相禍則其類絕也久矣如齊何議焉買石刻其事納之壙中以慰秃秃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一無忌言二十九日南豐曾鞏作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賓客者遊焉則必卽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卽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觀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卽其事之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

取樂於山泉之間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尙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慶曆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繁昌縣興造記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爲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爲縣。縣百四十餘年，無城垣，而濱大江，常編竹爲障，以自固。歲輒更之，用材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關竇至無舍館。今治所雖有屋，而庫逼破露，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爲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世指繁昌爲陋縣。而仕者不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疵，市區愈以索寞。爲鄉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今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爲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爲門以通道往來，而屋以取固。卽門之東北，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賓客。旣又自大其治所，爲重門步廊，門之上爲樓，歛勅書置其中。廊之兩旁爲羣吏之舍，眎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庖湔，各以序爲廳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是乎在。自門至于寢廬，總爲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于用工，總爲月凡二十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爲縣，止三千戶。九十年間，四聖之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

竹箠栝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爲樹立如此。使得無歲費。而有巨防。賓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尙有以爲之觀。令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可定也。予知縣之去。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日以減去。而索窶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必自此始。夏令用薦者。爲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以至於落成。不惟興利除弊可法也。而其變因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速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所謂知政者歟。於是過子產矣。凡縣之得能令。爲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又難也。今繁昌民。旣幸得其所難得。而令又幸無不便已者。得卒興其所尤難。皆可喜無憾也。惟其欲後人不廢壞之。未可必也。故屬予記。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某月日南豐曾鞏記。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學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善以勉學。

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菜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爲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卽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旣。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効。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爲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播撫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旣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故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以媿吾道之不行也已。曾鞏記。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恭讓。進材論德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于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肢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夕。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

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歛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脩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脩。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閱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與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於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潁陽之瀨。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

蠶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遭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間。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迹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卽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或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穴衣龔飯芑莧之美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生之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士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力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南軒記

得鄰之茆地蕃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隲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脩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欲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爲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

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徵託遠。山鏡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曆法。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殫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罕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概。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南豐曾鞏記。

金山寺水陸堂記

慶曆八年。潤之金山寺火。明年。寺之僧。瑞新來治寺事。某月。擇山之陽。亢爽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爲水陸堂。積錢之數。百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夫金山之。以觀遊之美。取勝於天下。非獨據江瞰海。並楚之衝。而濱吳之要也。蓋其浮江之檻。負崖之屋。椽摩棟。竭環山而四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天下之東馳。而莫不顧慕者。豈特一山之好哉。而其作之完。蓋非一人一日之力。及火。余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君子者。游而縱夫。余心之所樂焉。至于今未久也。則聞夫山之穹堂。奧殿。瓌傑之觀。滋起矣。此非徒佛之法。足以

動天下蓋新者余嘗與之從容。彼其材且辨。有以動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廢於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於更千百年。委棄鬱塞。而不得振行於天下者。吾之道是也。豈獨牽於勢哉。蓋學者之難得。而天下之材不足也。使如此寺之壞。而有瑞新之材。一日之作。軼於百年。累世之迹。則事之廢者。豈足憂。而世之治。可勝道哉。瑞新方以書告某氏之世善。而其子某。又業爲士。因以求予記堂之始。故爲之歷道其興壞之端。而并予之所感者。寓焉。

鵝湖院佛殿記

慶曆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元來請記。遂爲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於議謀。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斂。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斂。食與寢自如也。資其宮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爲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予文者。又紹元也。故云耳。

元豐類稿卷十八

記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爲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過客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卽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爲是邦施用素學以脩其政既得以休其暇日乃自爲不是而思之于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不有蒙其澤者乎。故予爲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兜率院記

古者爲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裘。不撫耒耨機盎。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爲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爲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爲尤盛。百里之縣。爲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百十。大氏穹墉奧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奇鉤貨。以病民。民往往嘔伸而爲涂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下若是者。蓋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莛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邪。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內外。名爲宮者。百八十餘所。兜率院在治之西八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侈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黃庠所爲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宮宿廬。庖福之房。布列兩序。廡圍困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噫。子之法。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衍衍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者。獨介然於心。而掇其尤切者。爲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己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諗其終何如焉。

飲歸亭記

金溪尉汪君名遘。爲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爲射亭。旣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可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旣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

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閒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細塞。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強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而旗旄。錫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攻。駭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蒙霧露。蹈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鬪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搢笏。使士民化。奸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有志者邪。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

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藪。葑草之間。未有卽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緣以橫檻。覆以高葢。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舳。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陵。虎豹踞而龍虵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墮。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雪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仿徨徒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

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僊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尙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爲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爲。問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爲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爲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爲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祕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爲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爲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于壁間。故予爲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爲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尙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爲。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爲。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

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誠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閩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爲事至淺。世當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蠶貓虎之靈。其爲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旣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爲於天下者。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爲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己者。而聽於人。不盡在乎

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爲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感也。閬州於蜀爲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益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家。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始侯以智勇爲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沒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尙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爲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爲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敘。而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于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于兩崖之間。而東注于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爲橋於其上。而爲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之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追鳧雁之下。上緝于深。而逐鱸鮪之潛泳。此吾所以衣食其力。其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營於寵祿。以爲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爲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成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

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所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旣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令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爲之記。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爲亭。以芟而嬉。歲餘乃去。旣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庠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旣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

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又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持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

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尙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蓀。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宿息之廬。至於庖福庫。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瀛州興造記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爲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爲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蓋障雨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援兵警備。訖于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輯。維北邊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之具。寢弛不治。習以爲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爲己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迺請于朝。力取於旁路之羨卒。費取於備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迺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

其上爲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圯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爲南北甬道。若干里。人去汗淖。卽于夷塗。自七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篋。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以告具。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爲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獎。昔鄭火子產救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火災。衛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予之從父兄。適與軍政在公幕府。迺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爲之記。尙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也。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旣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爲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鄣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宜。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大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闕隘庫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尙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

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元豐類稿卷十九

記

廣德湖記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予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爲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雁魚鱉菱蒲葭菰蓴蓮芡之饒。其舊名曰鸞脰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儲僊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爲田。任事者左右之。爲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爲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疆吏。盜湖爲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敕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爲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景佑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爲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

刻之石。自此言請湖爲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爲鄞。則湖久不治。而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爲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爲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勤趨。於是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石陘水。闕其間。而扃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硨。於是又爲之益。舊摠爲硨九。爲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摠爲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爲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之上。爲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旣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痼。魚雁菱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爲力。予方患之。觀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繇屢有人。故益以治。蓋大曆之間。漑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爲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歟。故爲之書。尙俾來有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爲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响。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爲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齊州二堂記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撤之。旣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

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之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一在歷城西北。入濟水。然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尙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齊州北水門記

濟南多甘泉。名聞者以十數。其醜而爲渠。布道路。民廬官寺無所不至。滴滴分流。如深山長谷之間。其匯而爲渠。環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爲門以洩之。若歲水溢。城之外流潦暴集。則常取荆葦爲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旣弗堅完。又勞且費。至是始以庫錢買石。僦民爲工。因其故門。築石爲兩涯。其深八尺。廣三十尺。中置石樑。析爲二門。扁皆用木。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於是外內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勞費以熄。其用工。始於二月庚午。而成於三月丙戌。董役者。供備庫副使。駐泊都監。張如綸。右侍。禁兵馬監押。仲懷德。二人者。欲後之人。知作之自吾始也。來請書。故爲之書。是時熙寧五年壬子也。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知齊州軍事。曾鞏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鄢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塢壘。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旣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墮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塢。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

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竭者。蠶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爲尙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旣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

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稱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墜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尙存。而湖南小湖。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尙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

江州景德寺戒壇。作於熙寧九年某月某甲子。成於十年某月某甲子。其費出於太子賓客陳公諱巽。其

主而成之。出於寺之僧智暹。壇成。是歲。同天節。度僧若干人。初。景德寺屋壞。幾廢。智暹慨然。以經營爲己任。不舍其晝夜之勤。凡二十年。爲佛殿。三門。兩廊。鍾樓。與戒壇。總爲屋若干區。總費錢二十餘萬。智暹食淡衣粗。所居屋壞不自治。所得於人。惟資治其寺。以其故人。皆信服。凡所欲爲。無不如志。今年六十有七矣。其經營寺事。不懈如初。而其彊力。蓋有餘也。余嘉其意。故爲之記。云。熙寧十年五月乙亥記。

洪州東門記

南昌於禹貢爲揚州之野。於地志爲吳分。其部所領八州。其境屬於荆閩南粵。方數千里。其田宜秔稌。其賦粟輸于京師。爲天下最。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之西爲大江。江之外爲西山。州治所因。城之面勢。爲門東西出。其西門旣新。其東門獨故。弊熙寧九年。余爲是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召。還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今守元侯旣撤而易之。元侯以余爲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識。余辭謝不能。而其請不懈。蓋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禮者。以謂諸侯之制。有臯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秋者。魯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孟子家語者。衛有庫門。或以謂褒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歟。蓋莫得而考也。在雅之綿。古公亶父。徙宅于岐。作爲宮室。門墉得宜。應禮。後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伉。釋者曰。伉。言其高也。又曰。迺立應門。應門將釋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固詩人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爲後世法也。今元侯於其東門。革陋興壞。不違於禮。是可書也。將求予之識。會予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速予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其棟間者。曰。皇第六子。鎮南節度。洪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

徐國公元偃。尙書戶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籍考之。徐國公。後封密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茲南土。實留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門之改作。凡八十有九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於役卒之羨者。其瓦甃金石髹彤黝堊之費。取於庫錢之常入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畢。旣成。而南北之廣十尋。東西之深半之。而高如其廣。於以出政令。謹禁限。時啓閉。通往來。稱其於東南爲一都會者。而役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云。又明年。實元豐二年。尙書度支員外郎直龍圖閣。曾鞏記。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迺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側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衝縮。或繆。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汭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陋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

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壞
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嶽崑之際。爲亭於其處。於其山川之勝。
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簞席。而盡於四眺。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
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
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壙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旣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
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
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備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
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
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
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躁也。使受粟
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
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
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
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備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

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病死者殆半。苗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須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